



诺贝尔文学奖文集

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 for literature

伪币制造者

1947年获奖

[法国] 安德烈·纪德

Andr Gide

窄门

1947年获奖

[法国] 安德烈·纪德

Andr Gide

李斯◎等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I565.4

87+3

2006



诺贝尔文学奖文集

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 for literature

伪币制造者

Weibizhizaozhe

← 1947年获奖 →

[法国] 安德烈·纪德

Andr Gide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伪币制造者/(法)纪德著;李斯译.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9

(诺贝尔文学奖文集)

附小说《窄门》

ISBN 7-5387-2166-5

I. 伪... II. ①纪... ②李...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5600 号

伪币制造者 (附小说:窄门)

作 者	纪德
出 品 人	张四季
选题策划	陈 琛
责任编辑	陈 琛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电 话	总编办:0431-5638648 发行科:0431-5677782
网 址	www.shidaichina.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562 千字
印 张	18.25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诺贝尔文学奖文集

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 for literature

- 《普吕多姆诗选》
《卡尔杜齐诗选》
《吉檀迦利》
《罗马史》
《超越人力》
《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
《米洛依》
《大帆船》
《利害攸关》（另附《女当家人》）
《你去什么地方》
《基姆》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创造进化论》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倔犟的姑娘》（另附《葡萄园看守》）
《耶恩森短篇小说集》
《无形的来客》《盲人》《七公主》《青鸟》
《织工》《沉钟》
《国王的人马》（另附《海顿斯坦诗选》）
《明娜》
《乐土》
《母亲》
《奥林匹斯的春天》（另附《梦中的佳丽—伊玛果》）
《卡尔费尔德诗选》
《土地的成果》
《诸神渴了》
《叶芝诗选》
《农民们》
《人与超人》《圣女贞德》
《克丽丝汀的一生》
《布登勃洛克一家》
《巴比特》
《福尔赛世家》
《伪币制造者》（另附《空门》）

出品人：张四季
选题策划：陈琛
责任编辑：陈琛
技术编辑：赵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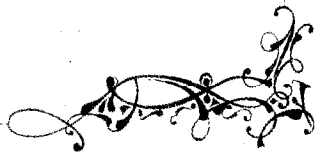
装帧设计： 2+Q设计
Tel: 13311332773 Z-q1980@163.com



得奖评语

Collection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因为他的作品具有极大的容纳性和艺术性，他以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对心理的透视力，反映了人性的状况及相关的不同问题。”



颁奖辞

*Collections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瑞典学院常任秘书
安德烈·奥斯特林

安德烈·纪德杰出的日记保持了半个世纪之久，在第一页写道，当他 20 岁的时候，站在拉丁区一栋建筑物的六楼上，在秋天日落的景象下，眺望塞纳河和圣母教堂一带，要为他们年轻的一群“象征主义者”，找寻聚会的场所时，他感到像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主角拉斯提那（Rastignac）一样，正准备征服在他脚下的城市：“而现在，我们有两个了！”不过，纪德的野心是要找寻长远而蜿蜒曲折的道路；他不肯满足于轻易的胜利。

今天这位获得诺贝尔奖荣誉的 78 岁作家一向就是受人争论的人物。从他写作生涯的开始，他就把自己置于传播精神焦虑的播种者的第一线，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今天几乎被全世界各地的人奉为法兰西第一等的文学家之一，而其影响力则无可置辩的影响到好几代。他最初的作品出现于 1890 年代；他最近的一本则出现于 1947 年春天。在他的作品中，对欧洲精神史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有所勾勒，而这段时期也构成了他长久的一生戏剧性的基础。

或许我们会问：为什么这些作品的重要性到现在才被承认了其真正的价值？原因是，安德烈·纪德毫无疑问的是这样一个作家，其真正的价值需要放在长远的绝望中才可以评估，需要一段空间，才可以让辩证法的三个阶段有回旋的余地。纪德比他同辈中任何人都更有对比性，他是一个善变的普鲁杜斯^①，他的态度永远在变，不竭不休的从对立的一端来启手，以便激出火花。这乃是为什么他的作品看似不断的对话，而其中的信仰一直跟着怀疑奋斗，禁欲一直跟着对生命的爱奋斗，纪律也一直跟着对自由的渴望奋斗。即使他外在的生活也是动态而常变的；他著名的 1927

^① Proteus，希腊神话中变化无常的海神。

年的刚果之行和 1935 年的苏联之行——我们只举这两者为例——就足以证明他不希望被列入安居乐业的文学阵营。

纪德出身于新教家庭，其社会地位允许他自由的追寻他的职志，大部分人都能将注意力集中于培养他的人格和发展他的内在。他的家庭环境在他著名的自传中有所描述，这自传的名称——*Si le grain ne meurt*（《如果麦子不死》，1924）引自圣约翰的话，就是：如果麦子不死，就不能结出新的果实。尽管他强烈地反对他所受到的清教教育，他却终生都在探讨道德与宗教的基本问题，而有时他用稀有的纯净来阐释基督教的爱，尤其是在他的短篇小说 *La Porte étroite*（《窄门》，1909）中，这本书可以与拉辛的悲剧著作相比。

另一方面，我们发现纪德的著作中强烈的表现那著名的《道德主义》——这是他的敌人常常误解的一个观念。事实上，它所指的是自由的行为，“无缘无故的”行为，是从良心的一切压抑之下的解放，是类似于美国的隐士梭罗曾经说过的：“最坏的是做自己灵魂的奴隶贩子。”我们必须常记心中，纪德并不认为缺乏一般公认的美德，这本身就是一种美德。*Les Nourritures terrestres*（《地粮》，1897）是一部年轻时代的力作，在其中他热忱的歌颂南方美丽的果实，而这果实却不经久留；日后，他自己从这番努力中转头他去。他向他的追随者与读者所做的劝告是：“而现在，丢开我的书，离开我！”但第一个遵从自己这种劝告的正是他自己，这在他后来的作品中甚为了然。

但不论在《地粮》或在其他作品中，他给我们留下最强烈印象的是分离与回返；这分离与回返含有浓烈的诗意，而他表达的方式则是如歌一般的散文。我们常常在他的作品中再度发现这种特质：譬如说，有一个五月的早晨，在布鲁萨一所清真寺的附近，他一篇简短的日记中这样说：“啊！再度重新起步，感觉到细胞里那精细的温柔与欢喜像乳汁一样渗出来……花园中浓密的灌木，纯洁的玫瑰。在悬铃木的阴凉里懒散的玫瑰，你能够不知道我年轻的岁月吗？以前呢？我现在只是活在记忆里吗？我是真正坐在这清真寺小小的角落里吗——我这呼吸着并且爱你的人？或者我只是梦着在爱你？……如果我是真真实实的存在，这些燕子怎么会这么向我贴近？”

不论在小说、散文，旅行日记或对时事的分析中，纪德都不断提供给我们异乎寻常而不断变换的观点，但不管他的观点如何变化，我们始终都见到丰富的智慧，对人心普遍而深刻的了解，而其语言则达到古典绘画明晰程度，又具备丰沛的变化。著名的 *Les Faux Monnayeurs*（《伪币制造者》，1926）便是例子之一；这本书对一群法国年轻人做了毫不容情而透彻的分析。其新颖的写作技巧，已经在当代的故事写作艺术上造成了一个全新的趋势。另一个例子便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回忆录，在这本书中，作者意图忠实的记载他的往事，没有增加任何于他有利的話，也没有掩盖任何不愉快的事。卢梭也曾经做过同样的努力，但他有一点不同，就是在他展示自己的缺陷之际，他相信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邪恶，没有一个人敢于论断他，或诅咒他。



而纪德却直截了当的拒绝同胞论断他的权利；他诉诸更高的法庭，要求从更广的角度来看他，在这样的法庭之下，他会把他自己铺陈在神的眼下。因此，他的回忆录的意义便可用圣经中那句神秘的话指示出来，而“麦子”则代表了人格：只要这人格是有情的、前思后虑的、自我中心的，他就只能孤独的存在，而没有创生的力量；只有以他的死和变形为代价，他才可以获得生命，并结出果实。“我并不认为，”纪德写道：“有任何看待道德与宗教问题的方式，或在这方面的行为方式是我所不知道的，或在我的生活中未曾实行过的。事实上，我希望把所有这些至今分歧的观点调和在一起，什么也不排除，准备将戴奥尼苏斯和阿波罗之间防争端交给基督去解决。”

纪德心灵活动的多样性，可以在前面这段话中见其曙光，虽然他的多样性常常遭人误解与责备；但是他的多样性却从没有把人导入歧途。他的哲学有一种倾向：无论代价如何都必得要有所新生，而且也一直在激起那神奇的凤凰，使它从火焰的巢中重新飞起。

今天，纪德作品中丰富的主题与动机已经引起了广泛的感谢与赞美，纪德本人虽然似乎喜欢引起别人对他的批评，我们却可以把这些批评放在一边。即使在已经成熟的年龄，纪德也从没有想要我们完全接受他的经验与结论。他最大的愿望是挑起问题，呈现问题。即使在未来，他的影响力也将落在对他作品热烈的争论上，而不是在全然的接受上，而他真正的伟大，正是以此为基础。

纪德的作品包含着一些段落，几乎带有忏悔录式的无所顾忌。他想跟法利赛人作战，但是，在这场战争中，要想不致摇撼某些纤细的人性模式是困难的。我们必须一直记得，纪德的这种态度是一种对真理的热爱，而这种态度，自从蒙田与卢梭以降，就已经是法兰西文学的一个公理了。纪德在他演变的各阶段中，都表现了对文学人格的真正捍卫，而这种捍卫乃是以作家人格的权利与义务，要把人格的一切问题毅然而诚实的表达出来。从这个观点来看，他在那么多方式中表现的、激起的文学活动，无疑代表了一种理想主义的价值。

安德烈·纪德先生不幸因为健康关系，不能前来亲自接受颁奖，但由于他表示以极大的感谢来接受这项荣誉，因此他的奖现在呈递给他法兰西大使阁下。

致答辞

*Collections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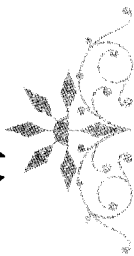


纪德

我被迫放弃这次预期中愉快而又有益的旅行，不能亲自来参加这次庄严的聚会，不能亲自用我的声音表达我的感谢，我的懊恼是无需说的。

如各位知道的，我一向拒绝荣誉——尤其是一些由法国所颁、而我凭着我是一个法国人这点即可当之无愧的荣誉。各位先生，我坦白承认，我是在一种头晕目眩的状态下突然接受了你们给予我的、一个作家所能期望的最高荣誉。许多年，我以为我是在荒野里呼喊，后来我只是对着一小群人说话，但今天你们向我证明，我信仰少数人的道德是对的，而这种道德迟早会获得胜利。

各位先生，在我觉得，你们的票与其说是投给我的作品，不如说是投给那种使它有了生命的独立精神，这种精神在我们这个时代从一切可能的方面遭受到攻击。你们从我身上看出了这精神，你们觉得有必要赞许它，支持它——这件事使我充满了信念和内心的满足。然而，我无法不想到，仅在不久前法兰西的另一位人士，他比我把这种精神表现得更好。我想到的是保罗·梵乐希；在我跟他半个世纪的友谊中，我对他的赞美与日俱增，而只因他的去世才阻止了各位把他选入我的位置。我常说，我总是用何等友善而又非示弱的虔敬向他的天才俯首；在这天才之前，我总是感到“人性，太人性了。”愿对他的回忆充满在这颁奖的会场，而此回忆，在黑暗越深沉之际，在我眼中越显得灿亮。你们渴求自由的精神，要它战胜一切，并透过这象征性的、不分国界的、不顾暂时派系纷争的奖励，你们给予了这个精神出乎意料的机会，使它发出特异的光芒。



伪币制造者

- 1 颁奖辞
- 1 致答辞
- 1 卷一·巴黎
- 1 在卢森堡公园里
- 4 普洛菲当杜的家人
- 12 柏纳与奥利维
- 18 文桑与巴萨望伯爵
- 22 文桑与巴萨望在葛莉菲夫人家见面
- 28 柏纳醒来
- 30 莉莲与文桑
- 33 艾杜瓦与洛拉
- 35 艾杜瓦日记
- 38 艾杜瓦与奥利维
- 40 行李寄存票
- 42 艾杜瓦日记:乔治·莫林涅

- 44 乔治·莫林涅
- 47 艾杜瓦日记:洛拉的婚礼
- 58 艾杜瓦日记:初访拉·柏厚
- 63 柏纳与洛拉
- 68 奥利维往访巴萨望伯爵
- 71 文桑与莉莲
- 75 兰波叶之夜
- 79 艾杜瓦日记:再访拉·柏厚
- 85 卷二·萨斯一费
- 85 柏纳给奥利维的信
- 87 艾杜瓦日记:小柏利
- 91 艾杜瓦的小说观
- 98 艾杜瓦日记
- 99 柏纳与洛拉
- 104 艾杜瓦日记:与苏芙伦尼斯卡的对话
- 107 奥利维给柏纳的信



- 111 作者对书中角色的评论
- 115 卷三·巴黎
- 115 艾杜瓦日记:奥斯卡·莫林涅
- 120 艾杜瓦日记:在魏德尔家
- 126 艾杜瓦日记:第三次拜访拉·柏厚
- 129 学期的第一天
- 133 奥利维与柏纳相见
- 141 艾杜瓦日记:莫林涅太太
- 145 奥利维与阿芒
- 149 亚尔古聚会
- 157 奥利维与艾杜瓦
- 160 奥利维的苏醒
- 162 艾杜瓦日记:宝琳
- 166 艾杜瓦与斯屈洛维洛分访巴萨望
- 172 艾杜瓦日记:杜维叶与普洛菲当杜
- 176 柏纳与天使

- 179 柏纳访艾杜瓦
182 艾杜瓦警告乔治
182 艾杜瓦日记
188 阿芒和奥利维
194 强人兄弟会
199 柏利
201 艾杜瓦日记

窄门

- 261 阿丽莎日记
275 纪德作品年表



在卢森堡公园里

“是我该听到走廊有脚步声的时候了，”柏纳对自己说。他抬头听。没有声音！他父亲和哥哥都在法庭；他母亲出门去了；他妹妹在音乐会；至于他的弟弟卡洛——最小的一个——则整个下午都安安全全的关在日校里。柏纳·普洛非当杜呆在家里，为他的“渡船”^①临时抱佛脚；他只剩下三个星期了。他的家人尊重他的孤独——魔鬼却不！柏纳尽管已经剥下了外套，却仍旧感到窒息。对着街道的窗户是打开的，但进来的只有热气，没有别的，他的额头汗流不止，一滴从鼻尖落到他持着的信上。

“想装做眼泪！”他想。“可是流汗毕竟比流泪好。”

不错，日期为他做了断然的结论。除了他——柏纳自己——以外，别人都不可能有问题。不容置疑。信是给他母亲的——一封情书——十七年了，没署名。

“这缩写代表什么呢？一个‘v’，其实如果是个‘N’也是一样……问母亲合适吗？……我们一定要确信她，她的眼光是很高的。我可以放心的设想他是个王子。知道自己是无赖的儿子并没有什么好处。恐惧像自己的父亲，要想治疗这种恐惧，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知道他是谁。去追问，只会束缚了自己。惟一该做的事就是企求解脱，而不要陷得更深。除了这个以外，我现在什么都够了。”

柏纳把信又折起来。它跟袋子里另外十二封信的大小和形状一样。这些信是用粉红的带子绑着的，但他用不着解开就可以把信取出来，同时沿着那一叠信把带子转一转，也容易再让他缠紧。他把信放回小匣子，又把小匣子放回依墙而装的蜗形脚窄桌的抽屉里。抽屉并没有打开。它是从上方把秘密吐出来的。柏纳把桌面的木板又拼合起来，把原先放在桌面上的沉重石板又轻又小心的压上去，再把一对玻璃烛台和一只笨重的大钟放在石板上；这只笨重的大钟，他以前曾经因为修理它而觉得很有趣。

^① bachot，渡船，舢板；这里是学生俚语，指“毕业考试”baccalauréat。

钟敲四下。他把它拨到正准的时间。

“他法官阁下和他的律师儿子六点钟之前不会回来。我还有的是时间。当他阁下回来的时候，他一定会在他的写字台上发现我的一封信，用生动有力的句子通知他我的离开。但在我写以前，我觉得需要绝对让脑子清醒一下。我一定要跟我亲爱的奥利维谈一谈，确定一个落脚处——至少暂时的。奥利维，我的朋友，现在是我来测验你的友情的时候，也是你表现你的勇气的时候。我们友谊的缺点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都没有互相有过用处。呸！要求一件答应起来会有趣的事一定不会不愉快的。讨厌的是奥利维不会一个人在。没关系！我会把他弄到一边。我要用镇定吓住他。事情最不平常的时候，我最能够像没事一样。”

直到这时为止，柏纳·普洛菲当杜都住在离卢森堡公园很近的地方。公园里，在俯瞰麦第奇池泉的小径上，他的一些同学惯于每个星期三下午四到六点在那里聚会。话题是艺术，哲学，运动，政治与文学。柏纳快步走向公园，但是当他透过栏杆看到奥利维·莫林涅的时候，他把步子放慢下来。这一天的聚会比平常人多——是因为天气好，无疑。有几个男孩是新人，柏纳以前从没见过。他们这些人，只要跟人碰到一起，立刻就失去了自己的自然性，开始做作起来。

看到柏纳，奥利维脸红起来。他离开了跟他说话的一个年轻女子，有点突兀的走开。柏纳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因此他总是要极努力极痛苦的才让自己不显得喜欢跟他在一起；有时候他甚至会装做没看到他。

柏纳在去找他以前，先在好几个小圈圈里瞎聊几句，就像他并不是在找奥利维似的。

他的四个同学围着一个留胡子、戴夹鼻眼镜、看起来显然比他们都大的人。那是杜美。他持着一本书，以其中一个男孩为对象在讲话——尽管他显然因为别的人也在听而高兴。

“我真是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他说。“我一直看到三十页，但没有一点色彩，没有一句用词历历如绘的。他说到一个女人，可是我不知道她穿的衣服是红色还是蓝色。在我看来，如果没有色彩，就一切免谈，我什么也看不到。”由于他觉得人家并不把他的话当真，他就越发夸张，重复地说：“绝对看不到任何东西！”

柏纳停下来听；他想，太快就走过去，会显得没有礼貌，但他一下子就把注意力转到身后的争论声中了——奥利维在离开那年轻的女子之后，也来参加了这一群；他们之中的一个坐在长凳上，在读 *L' Action Francaise*①

在所有这些年轻人之中，奥利维·莫林涅看起来是多么深沉啊！然而他却是最年轻的一个。他的表情，他的几乎仍旧还是孩子的脸显示出超乎他年龄的心灵。他容易脸红。他有某种温柔之处。但是，不论他是何等优雅，却有着某种含藏不露的秘密，某种纤细的敏感，使他把同学们排拒在一段距离之外。这是他的一种悲哀。若不是柏纳，他会更悲哀了。

① 《法兰西行动》报。

莫林涅和柏纳一样，在他的小群里逗留了一两分钟——只为了显得和善，而并不是听到任何让他感兴趣的话。他的头俯过那读者的肩膀，柏纳没有转头，听见他说：

“你不应该看这些报纸——它们会让你中风。”

对方则针锋相对的说：“你呢，只要一提毛拉（Maurras）就会让你脸色发青。”

另一个男孩揶揄地问道：“毛拉的文章对你的胃口吧？”

第一个回答：“让我厌烦得血都僵住了，但我认为他的话有道理。”

然后是第四个，他的声音柏纳不认识，他说：“一个东西如果不叫你厌烦，你就不会认为它有深度。”

“你好像认为有趣的就只能愚蠢似的。”

“走，”柏纳小声说，突然抓住奥利维的胳膊，把他拉到一边。“回答要快。我有急事。你说过你不跟你父母睡在同一层楼？”

“我把我房间的门指给你看过了。门直接开向楼梯，比我们的公寓低半层。”

“你不是说过你弟弟跟你睡在一起？”

“乔治？对。”

“只你们两个？”

“对。”

“那小鬼能不能不吭气？”

“必要的时候会。”

“听着。我离开家了——至迟我今晚会走。我还不知道到哪里去。你今晚能收留我吗？”

奥利维的脸非常苍白起来。他的情绪是如此激动，以至几乎不能看着柏纳。

“可以，”他说：“但是不要十一点以前来。妈妈每天晚上都会下来跟我们说晚安，把门锁上。”

“但是那样……”

奥利维笑了。“我另有一把钥匙。你敲门要轻，如果乔治睡了免得弄醒他。”

“门房会让我进去吗？”

“我会先告诉他。噢，我跟他好得很。给我钥匙的就是他。再见，等着晚上见吧！”

他们没有握手就分别了。柏纳一面走一面想着他要留给法官的信，奥利维则由于不愿意被人以为他只喜欢跟柏纳一个人私谈，便向鲁西安·柏盖尔走过去；柏盖尔这时又像平常一样一个人独坐，因为别人总不大理睬他。奥利维如果不是由于倾心于柏纳，其实也是蛮喜欢他的。鲁西安是个胆怯的人，正像柏纳是个奋昂的人一样。他无法掩藏自己的软弱；他似乎只靠他的头和他的心在生活。他几乎从来不敢走向别人，但是当他看到奥利维走过来，他欢喜得不知所措。鲁西安写诗——人人都这么猜；但我很确定，奥利维是他惟一谈过他的观念的人。他们一同走向台地的边缘。

“我想要做的，”鲁西安说，“是说说故事——不是人的，而是地方的——嗯，例如像这条花园小径的，从早到晚发生的故事。最早的是孩子和他们的保姆，还有小帽上扎着缎